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

方梅題



爰聲楊校印

聞歌述憶

趙元禮



聞歌述憶序

食色性也稟無所偏於所習孩提知乳食也墮地即哭色也未

知有色人物室器色皆異也故哭

小兒稍知阿笑凡見爲可異者仍哭及告以爲父母所有

則不哭矣此天性也

然食屬於魄而色属于魂人故非食無生非色莫立

無生塗之人知之矣何以謂之莫立也夫色之義亦廣矣戴天而仰萬重蔚青光被四表春秋佳日見而懽娛風煦月明因時愛翫人羣託以樂生而萬物於焉孳息履地而俯物生萬彙春坼冬藏歷億兆年而常如一日含天氣以長養衆生天無形而地有形有形者色無形者何莫非色也至乎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本於愛根非由外鑠髮膚不傷立行揚後身無時不啗託于天地即無時不長養於所生故曰天地者人物之父母父母者

人之乾坤也及其學成涉世冠婚仕隱推其知能皆原色相賢
賢易色賢亦色也風雨雞鳴寄情于君子婉戀龍姿媚茲于廊
廟性之廣也知好色則暮少艾束髮受書敬恭同侶壯歲有室
恩顧婢厮匪躬立朝飢溺是搜當其資養織飪並勞妾媵陶情
絲竹則有倡優念人類所自生更當以樂我生者愛其同類蓋
情之真者必無狎友能好色者不蓄豔奴蒼厚好生視不歧乎
巴繾同綰字仁相人偶德豈畸乎妙莊情之博也是故食属于
魄所以安魄色属于魂所以樂魂生出於所親子孫千禩親恩
無復窮期即天地無有盡日食過而魄無以安色溢則魂無以
樂吾人又安可以無盡之性徇易盡之情無窮之生赴能窮之
事食色性也率性則道矣此余之未能忘情于英秀而於歷年
顧曲不可無懽情之文也因略記之

聞歌述憶

鳴晦廬主人

余稟偏習於色者也幼喜弄泥孩見冠帶美鬚髯者尤珍之購置年以千計弗吝也偶落地破碎輒無歡素所愛玩者仍如式置之塾遠憑軒拭几每展紙描其容度至夜分無倦容顧不喜塑女子者間得一二具亦以墨塗輔頰間作丈夫習之漸遂獨美劇裝以爲古人都於今人也每曰余果服官當爲紗帽老爺尤當使鬚修過腹而後已第庭訓嚴不令外出至宅中大門限爲止二三保姆扶持之見老翁過市者輒欲追視其髯而畏丐特甚丐而髯者竟無畏也乃資之髯修者資亦隨鉅遂有僂名人亦間目之爲泥人迷稍長則購石印畫譜與古名人相瞻對家藏有無雙譜舊雕精本最喜文文山之像以爲古之美人無

過是者而尤愛其所冠者爲幪頭也憶曾購古今名人畫稿三集其耕織圖中婦人未久皆生鬚矣而晚笑堂畫傳張子房獨無鬚亦以筆髥之心竊譏史遷何以貌其似婦人好女而未敢言乃獨妍卷中明太祖功臣畫像沐英一頁曰是可無鬚矣稍知文曾閱隋唐小說獨喜書中形容之羅通乃涉遐思情竇微綻年十二隨侍至汴中居曹門裏市有酬神演劇者欲往觀之堂上弗許也遂携往觀茶園劇至則見臺上人皆泥人之能動轉者有打槓子一劇旦丑譚科未雅去而之他過掌劇者室少息知有名十二紅兩盞燈者蓋雛伶新至自京者度前齣將闌回座見兩伶適過其前粉琢孩兒衣履整潔掠予衣行香氣四溢兩盞燈掃雪上激管絃絃未明其妙奏終而十二紅上場扮黃忠演定軍山一齣擺髥舞刀英姿颯爽而聲節婉挺心竊好

之歸與四表弟私相論議予佳生而弟佳且意見遂生然未衝
突也無何弟至光州予隨侍留汴入塾攻文未克多往獻歲有
同鄉團拜之舉遂侍堂上往觀座中有老人同觀時臺上正演
除三害老人述其源委予侍側更詳之老人異焉以爲此子多
讀書也實則孝侯本事予不過得之於無雙譜耳是日十二紅
演慶頂珠由草堂朝坐一節上場面容微減而姿尤妍妙蓋年
華逝水已稍稍解事矣覺音節轉折特妙老人曰是譚叫天音
也予固早知有叫天者至此遂爲之一震心目中已隨此老人
之語超江越陸直達京師若真面叫天兒矣但念復微轉以爲
若叫天者已中年人焉及此纖纖者之妙若轉鶯哉逾年又聞
其九更天一劇青羅帽青褶抽刀殉女情節慘惻已稍洞劇理
不似兒時而聲乃微嘶曲終予間行外院中見其扶頭蹲坐褶

下露青履白襪素約可愛若甚苦者旁詢知有微恙心頗憐之
後不復見仍時以爲念己亥隨侍由汴回京遵陸至黃河渡岸
携僕名崔貴者同載貴坐轅側晨起戒塗殘月掛輦曉風忤裾
心旌裊蕩不禁若晴絲縈縷徐徐薄空而展見貴方童年知曾
事周庫官庫官北人恤伶頗厚遂念及此子度詢貴當知所向
然嗇於啟口乃曲折尋詞旁抽遐引本文故不遽落貴曰紅菊
花逝矣菊艷而肥富矣竟萎丁靈芝娶矣此時在上海也予嘗
見靈芝演蕩湖船劇卸裝裸臂雜座酒樓中脫履足置椅側老
伶工調之指其腋下曰何尙無毛丁微頰遂罷表弟常以資談
助予遂憶之上皆貴答予詢者貴小廝耳何敢以游詞進塗遠
馬瘖前行頗鈍余念屬十二紅語遂少息思此語當發矣陡然
曰汝知十二紅否貴曰焉不知在京聞已得盛名矣師頗重視

也予喜遂故停又言他事貴曰二印子好老爺太太召之進宅
常有賞予亦知二印子者身短于紅而面方少致非佳兒也乃
曰安及紅者紅始佳耳貴曰紅喉已變此子心重師約之嚴鬱
鬱未得志棄而逃師追之無及也今回京自立門庭矣予曰汝
見其足否其約足整也逾日仍同載貴先告予曰紅爲任筱帥
所眷少爺知否所贈殆不費其女公子書史女紅之外並嫻絲
竹少爺亦何妨旁及聲均之事語至此少停徐曰無傷也予曰
汝習否貴曰余肥口大余醜也實則貴亦非醜面頗白但非晰
耳余知紅在京喜近予也與貴問答之詞不覺遂開豁至是至
通里後獻歲發春課暇遂至京游堂上携之行月丈偕往寓琉
璃廠戚家余促月丈請命一往觀劇得請告丈曰聽叫天予未
見叫天必欲一觀者實以堂會座中老人一言欲見紅所自出

耳月丈應之而竟往四喜部曰叫天非佳而暮定場四喜角夥
孫菊仙實大聲洪佳于譚也予重違其意遂往時孫演寄子月
丈復告予孫擺髯太笨去叫天遠甚予意叫天老矣擺髯雖美
嬌巧便給如紅又焉及者遽言耳復聞是日譚亦演寄子心頓
悔之翌日意不復歛矣仍告月丈曰聽叫天文又違余請復往
四喜部詎予曰探母重劇也菊仙尤妙予不得已同往至則爲
周春奎聞是日孫傳差故易之月丈興頗盛連聲叫絕余私弗
善也以爲若驢而外仍曲贊以答越日仍觀劇又曰聽叫天遂
遣价定座回則曰叫天傳差昨日即未露今日仍在內也遂詢
丈曰聞有十二紅雛伶學譚而似者何在丈未之喻探而未得
其所曰雛伶多矣汝在汴彼以紅名來京或易名矣無已其觀
賈狗子乎狗子善學叫天者曷往乃至春臺部是日演忠孝全

臺簾啟出狗遂定場聲音初復臺步郎當余詢丈曰似否意以
叫天亦若是耳安及紅旋歸通入塾終以未知紅所不一見叫
天爲憾三月遂隨侍入桂詩李勤恪公聞藩廣西知大人將至
喜謂撫帥曰循吏至矣勤恪初未識大人蓋得諸額玉如方伯
者至之日即送檄令速赴任而京師拳匪浸熾遠弟時侍姑丈
姑母留通大人朝夕思念感恙遂滯省中勤恪復以營務處事
屬大人曰運籌帷幄逸於親民復佐以莊思丈節其勞苦予時
攻八股文而弗善貝元徵師授以船山詩廣傳誦而弗輟傷國
是之就衰念長姑之遠困讀其文之摯者至爲吾君者即吾堯
舜也安問其他哉語擊節朗誦聲達戶外遂哭七月初秋橫州
匪熾大人恙已大愈乃檄赴任携眷行予侍署中兼習訓詁之
學大人憐之曰訓詁爲讀書之門逕經之微言大義乃身心之

益也遂讀詩廣侍東塾讀書記諸書餘暇仍錄成說文九千字
時四鄉多掠劫之案大人多至鄉身親勘捕無暇晷大墟匪擾
率親兵圍捕一晝夜盡捕獲之研鞠詳切惟恐冤及平人時刑
賓高君笑之曰東翁若此在他省服官爲賢吏若爲桂省州縣
將疲于聽訟矣匪殺之賊殺之脅從無辜安暇辨其冤否亦殺
之可已而大人爲之震懾曰予爲子孫計不願常服廣西官矣
遂有去志會巡鄰境與彭言孝唐爾錕會防股匪歸嘗謂予曰
彭言與高同聞爲桂名令以酷名耳非我所尙也居常凜凜自
惕而鞠匪益加愼常有獄囚當決臨刑籲母者遽釋之歸而罪
眞案定無可挽但將死鳴哀心未全泯故緩其刑此囚竟完軀
沒禁中及勤恪撫贛命下約與偕乃奏調赴贛往辭南甯惠守
令燧先行余尙憶及一事應補叙者雖與聞歌無涉亦一情話

也先是吉蘊丈因拳亂避難來投携其子若戚至予課餘且喜有友其子淑名不學肥而好漁常偕予至市街閒行一日薄暮回至州署時一小童持書包盈盈若自塾歸者容度秀徹無五嶠氣習著深藍衣赤其足童髮覆額淑名曰可兒來前余訝之童竟趨至曰何事者淑名手足反無所措余曰汝讀書耶童子曰甫自塾返何事見招余曰不知吉君何以呼汝淑名面頰肥白襯之逾絳余訝之甚故幹之曰見汝慧欲請所學耳童會憎俯躬答曰讀孟子下篇甚謹余曰佳歸矣勤攻讀勿荒童彳亍遂行不復顧偷覷淑名面絳仍未全消也余曰歸矣淑名乃歸逾日淑名曰可兒真撩人愁哉余茫然不知所謂而頰竟返內室薄怒曰是家安知理學生子蠢如彼望繩武難矣無端呼我可兒何事見輕于彼俟之仇必復遂數日未出淑名倩女僕致

聲于予曰少爺安否何不出深欲一談余乃出見淑名肥竟少減陡曰何事仍微噴余少嬌慣喜怒人而淑名亦不之異也曰可兒撩人愁如許哉余薄怒曰可兒何謂淑名曰汝太無憶余遂爽然答曰佳哉讀書種子不期生于牖下我輩當益加策矣叔明嘆予爲腐乃不復言更及他事寢時無由竟至輾轉衾枕間若睡魔距之甚遠私度曰何事下睫不交上睫經義述聞卷二加朱竣矣讀書記讀至論語課未曠也而仍無寐內子曰明日當晨興有祀事睡矣勿思撫予心令安予始定次日晨起攬鏡自照容澤少減又畏兩大人覺顧內子曰如常否內子色微絳曰夜肅齋無事何矜持爲隨祀如禮余自責齋之日當敬竟以瑣事縈其心曲所學無以益身心猶之未也復力籀經文不外出又旬餘復出散步見童自外來余曰汝未學乎曰課畢矣

余曰予略解繪事汝學當獎以扇子歸遂憑牕作畫作茅屋疏
籬嫩竹環之籬外夾小橋傍曲流上有小兒抱書行翌日約童
至贈焉婉謝而去眼波迅流送情無限余目注久之始返復自
責曰佳哉兒也倘因愛翫余畫而蕪其學業咎將安歸久之童
復來微愠非愠余也急詢之曰扇子奪諸侶矣學侶見而愛竟
竊之奔兒弱弗任追也何以教兒余曰無傷當更爲之歸而搆
思此兒或非佳乎蓋妄言冀多贈物乎非是荏也即冀贈不過
畫耳未違于雅遂爲之再畫老人撫松一扇後面寫管子弟子
職數語將以勵之三日童子來珍重置其手曰余畫何足異此
前修語可珍也幸童非蠻語略嫻官話復爲繹其義童深致感
歉以去曰當秘之不爲外人見矣獨居深念以爲予其入知慕
少艾之時乎既娶妻復有刑于之責匡生善說詩使學者知節

其情非抑其情秘其情也夫抑情則鬱鬱必傷傷且流於感悼
悲苦偶遇離逝必致莫遂其生秘則隱隱久反溢溢則泛濫橫
流無所底止稚者爲之黠者師友方將揚掖其款誠而枕席之
間歌巷之內安知不鮮難逃曉夜鐘聲深宵衾影之事哉余但
願久而淡忘莫留心恨當知此非情也惑也沈約懺悔之章豈
云補過僧達慈恤之逮有乖友于罪入泥犁爭此寸刻吾人自
牧當恥不及聖賢尙可勉爲豪傑不此之務傭保何殊興思至
此汗下涔涔矣即而思波再折念苦學佳兒出於蓬葦戀膏村
士常累萱根即契以情當成其學余也當不可有私之年惕惟
其疾憂之訓敢容積戀無力多資然任其翱翔亦違初悵棄之
莫恤更愧寸衷思之又久聰悟頓生時兩大人每月給之月錢
內子蓄之余夜入室見內子傍銀燭繡履余思當覓何詞以索

此物微笑曰纖些內子不答又曰窄些內子噉以目時夫人方
在外室素慈幼而治家嚴無敢爲褻語者曰叔母聞之矣汝素
莊今何佻也勿多外出吉氏非佳士也昵之無端行余思余計
左矣媚之無當將勉之曰君言佳案頭書已遍誦之矣余喜讀
陳先生書聞粵中廣雅書院有漢儒通義價真六元兩大人所
給月錢擬取用之敢請內子喜曰當矣置履幫銀燭盤中即走
至羅帳左側啟漆匣而匙誤更覓匙無所得曰殆置諸廂房內
間矣姑待明日何如余弗忍再以瑣瑣瀆兼恐知其情僞遂又
及他語絮絮者良久夫人喚內子興乃出外室臥榻側說兒女
英雄傳每入夜夫人喜聞誦書中孝女事引睡余隨展衾先睡
而復無眠自度曰明日脫內子忘之將若何實則催之儘可然
不習作妄語初犯未免自慊又思俟其作何語倘變計再運吾